禹貢圖註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禹貢圖註

艾南英輯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禹貢錐指

禹貢圖註序

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胡可皓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註一遵蔡氏定于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刪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刪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註幷諸儒之論精核足與傳註互相發明者亦咸收之以備參攷閒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言無敢私心妄用若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獨詳古今都會之孰優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加意焉者非贅也形

勝要害守國之所重而河淮汶濟之閒又今國家蒿目之秋吾黨所不可不講也古人左圖右書故蕭何入秦取圖籍而漢業旋定馬援聚米爲山谷而虜在目中今人徒讀書而廢圖譬如欲聞人之言不欲見人之形而謂知其人也可乎是圖攷正特詳與經傳一字不迕凡脈絡之紆曲方面之縱橫讀者開卷瞭然矣語云不出戶知天下或者亦有在于斯與古臨艾南英千子題于富西齋

禹貢圖註

明　古臨艾南英千子輯

夏書

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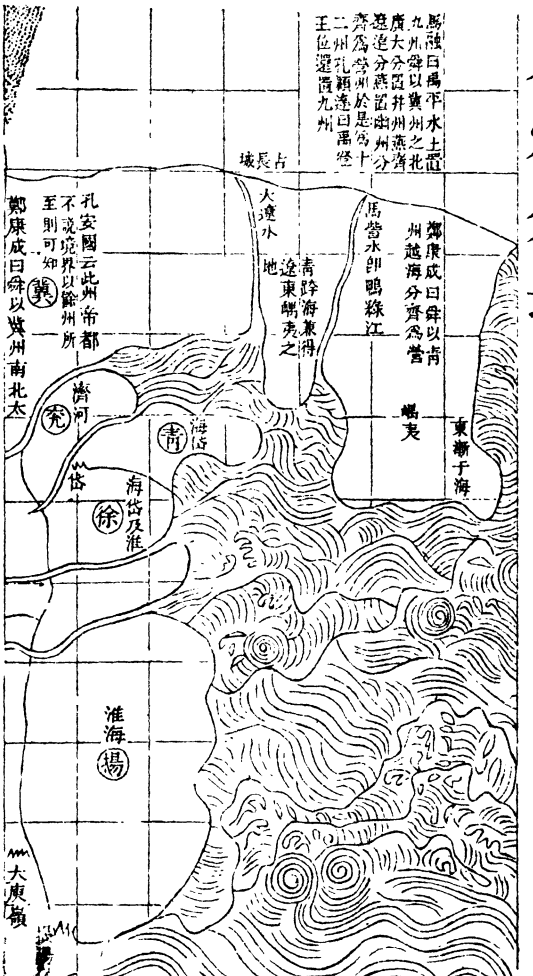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獨以貢名篇者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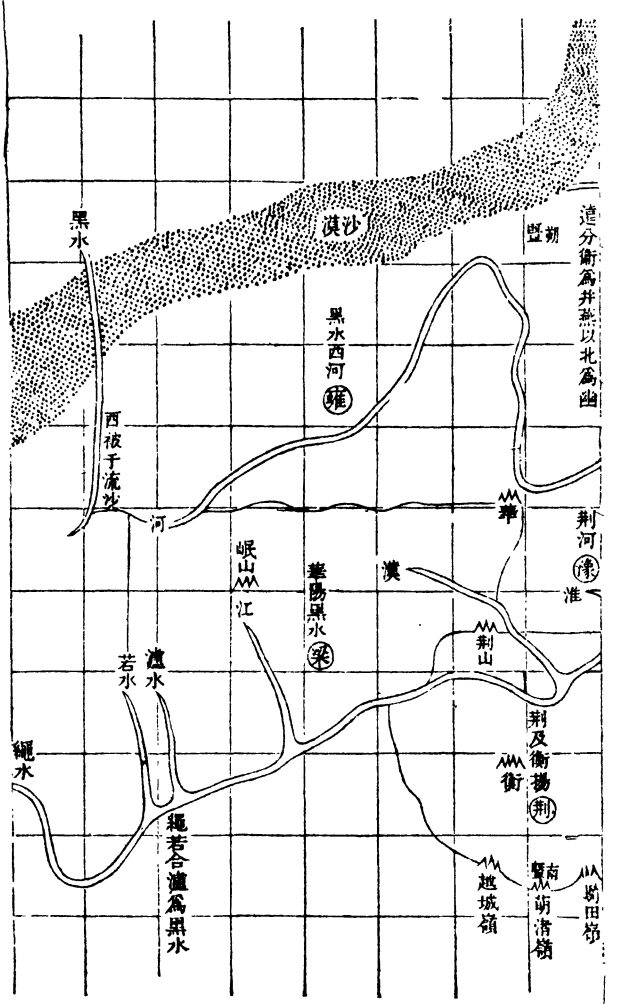
王氏曰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九州分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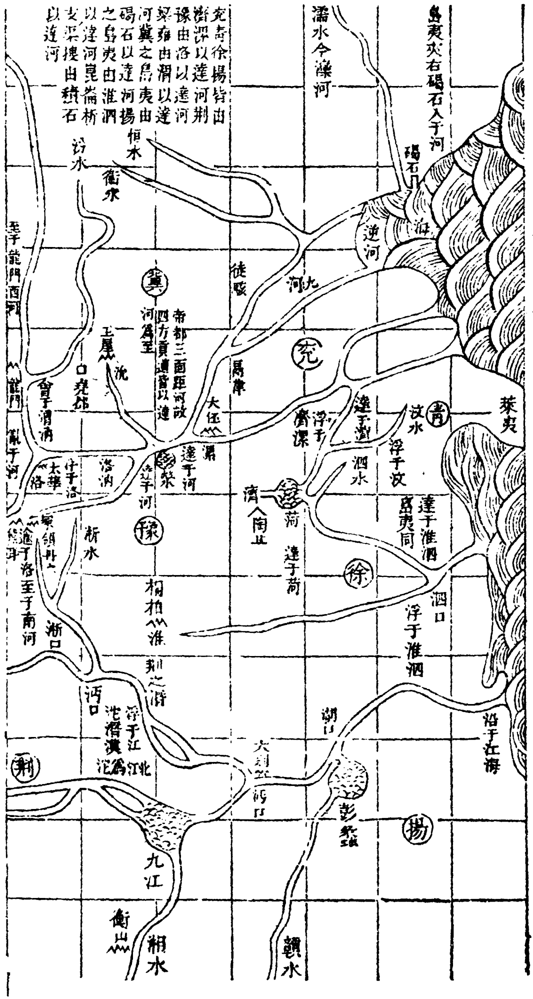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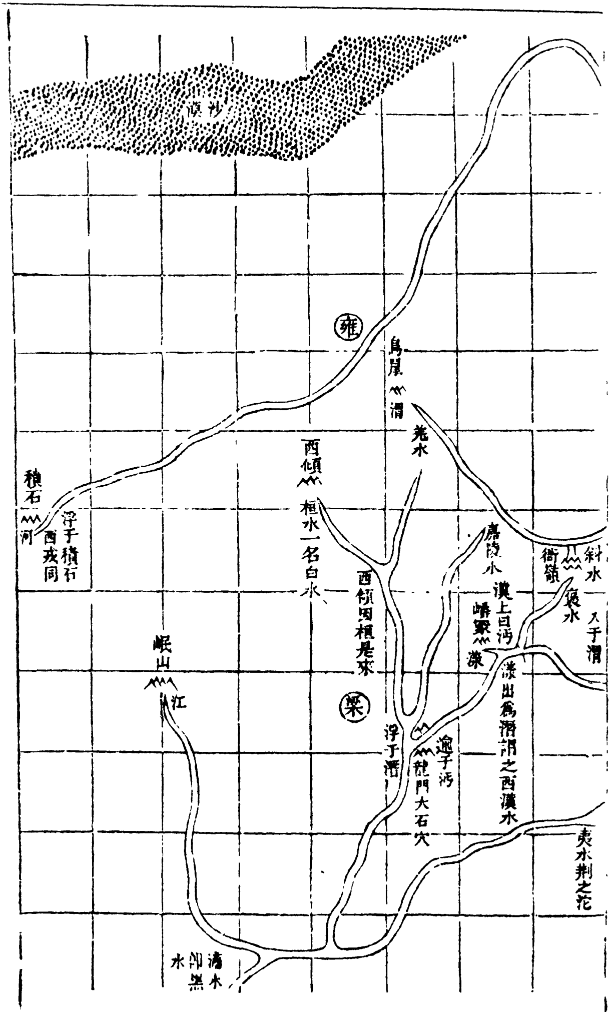

賜說曰禹平水土益
九州舜以冀州之北
廣大分置幷州燕海
遼遠分置營州分
齊爲營州於是爲十
二州孔穎達曰墨經
王位遷置九州
古長城
大遼水地
鄭康成曰舜以青
州越海分齊爲營
馬營水卽鴨綠江
青跨海兼得
遼東朝鮮之
東瀕于海
孔安國云此州帝都
不說境界以餘州所
至則可知
鄭康成曰舜以冀州南北太
濟河
兗
海岱
青
海岱及淮
徐
淮海
揚
大東嶺


沙漠
黑水
黑水西河
雍
西被于流沙
河
崏山
江
華陽黑水
梁
華
荊山
荊河
豫
淮
漢
荊及衡陽
荊
衡
滻水
若水
繩水
繩若合滻爲黑水
越城嶺
南嶺
明溪嶺
朔田嶺
朔
豎

九州貢道圖

每方百里


兖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荊豫由洛以達河梁雍由渭以達河冀之鳥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鳥夷由淮泗以達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
濡水今灤河
鳥夷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
海
逆河
九河
徒駭
恒水
衛水
汾水
冀
帝都三面距河故四方貢道皆以達河為至
兖
大伾
漯
達于河
王屋
沇
壺口
會于渭汭
龍門
亂于河
洛汭
太華
浮于洛
逾于洛至于南河
浮于濟漯
達于濟
浮于汶
汶水
青
萊夷
濟
陶丘
菏
達于菏
泗水
達于淮泗
徐
泗口
浮于淮泗
桐柏
淮
豫
荊
浮于江沱潛漢
江北
九江
衡山
湘水
湖口
彭蠡
揚
贛水
沿于江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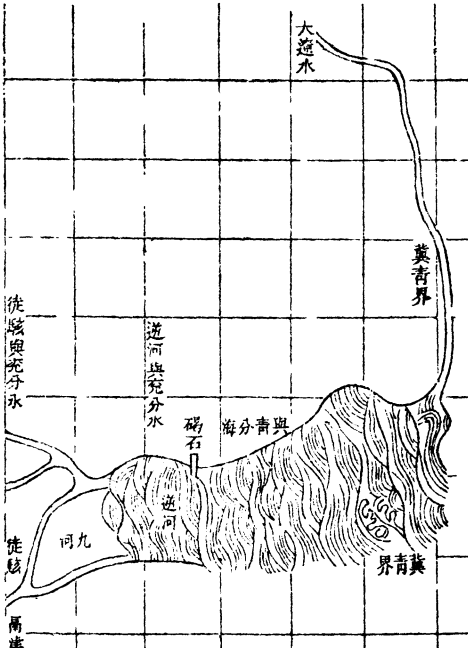

沙漠
雍
鳥鼠
渭
羌水
西傾
桓水一名白水
西傾因桓是來
積石
河
浮于積石
嘉陵水
衙嶺
斜水
褒水
入于渭
漢上曰沔
嶓冢
漾
漾出為潛謂之西漢水
梁
岷山
江
浮于潛
逾于沔
龍門大石穴
夷水荊之沱
瀘水即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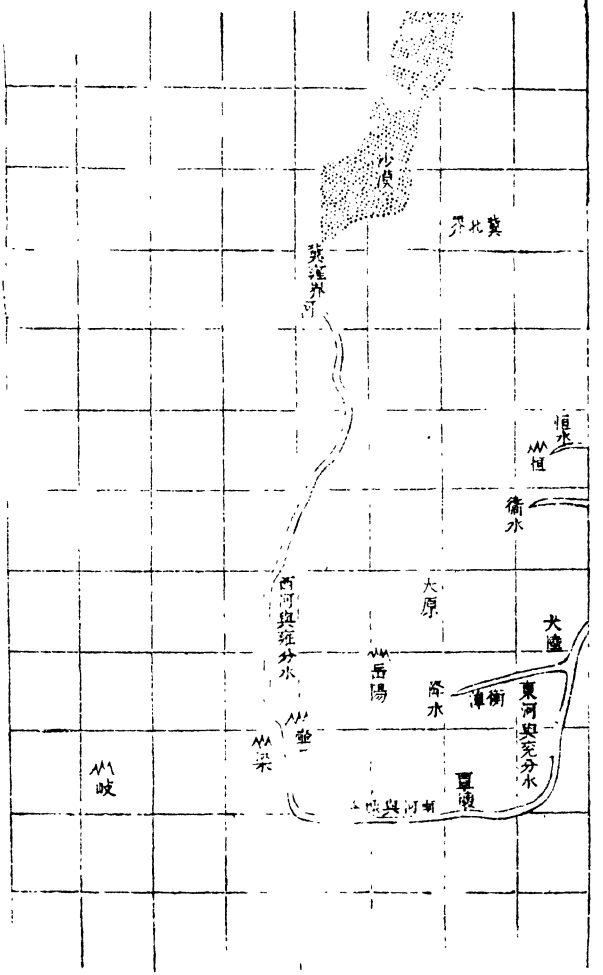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境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斬木通道或謂去水之障蔽竊恐木既障水則水之觸木處必且衝激怒號雖有斧斤將安施乎當是伐木開道以便相視耳

冀州古爲燕趙幽代今則太行以西卽山西等處太行以東卽北京薊遼等處古北居庸以外一帶皆爲□□

冀州圖 每方三百里




沙漠
冀北界
恒水
恒
衛水
大原
大陸
西河與汾分水
岳陽
涑水
衡漳
東河與冤分水
汾
梁
岐
河與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山爲塞卽北狄之境獯狁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會也○我明定鼎幽燕正冀之東北隅右擁太行左環遼海北枕居庸阻三面以制天下之全可謂形勢之勝然而居庸古北口紫荊等處迫近□□烽火易驚故雖得居重馭輕之勢不無扼吭拊

背之處其爲陰雨之防蓋亦亟矣

既載壺口

既者已然之詞載始事也壺口山名河流南下之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

治梁及岐

梁呂梁山也岐狐岐山也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

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勢激蕩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卽治梁及岐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州者

非是朱子曰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獨難與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陽太原汾水之所出太岳汾水之所經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陳氏曰惟冀州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鯀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也滍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底績者水患去而平地致功也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亦然也

厥土惟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曰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吳氏曰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于田四等也地廣而人稠也

冀爲王都貢皆幷入賦內故第一雜出第二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之不同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閒出者爲雜○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上

恆衡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滱水衡水出恆山靈壽東入滹沱河從從其道也高平曰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恆衡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林氏曰諸夷不責其必貢欲效誠亦不拒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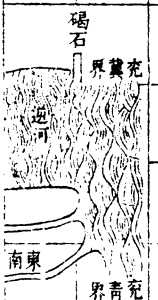
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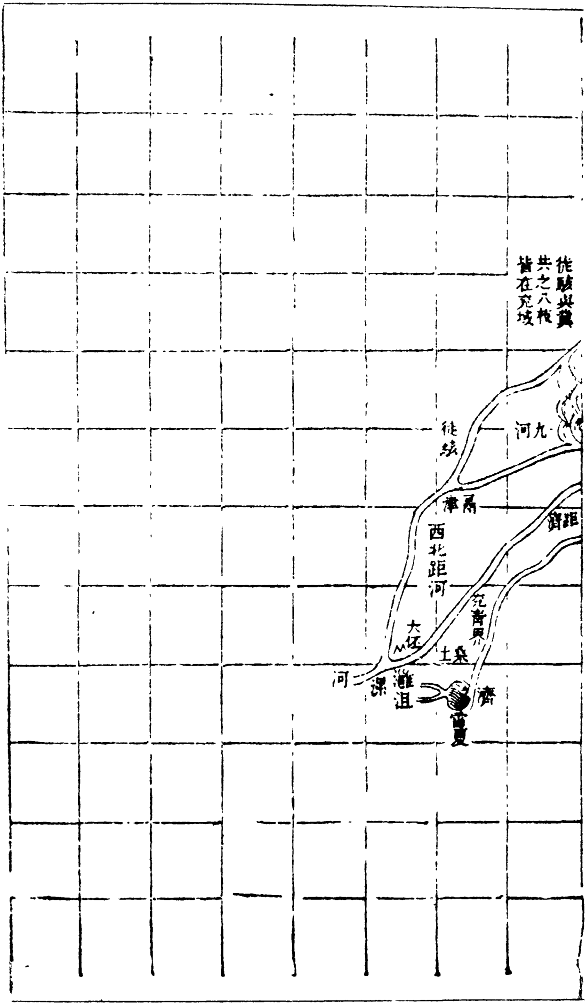
袁坤儀曰謂遼濡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誤按濡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遼水又在塞外安得中之

兗州古爲鄒魯卽今之山東兗州東昌等處自黃河南涉溢于泗淮海而九河故道俱已淤沒鳳泗之閒始多河患

兗州圖

每方三百里




徒駭與冀共之八枝皆在兗域
九河
徒駭
鬲津
西北距河
距濟
兗青界
大伾
桑土
河
漯
灉沮
雷夏
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至河東距濟北濱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廣無高山卽今兗濟德棣魏博滄景等州之境

九河既道

九河者河流有九也既道者既順其道也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

之經流也○袁坤儀曰蔡仲默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卽河之經流誤矣今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與潔爲一且既播之爲九河安得有經流乎

雷夏既澤

雷夏濟水所鍾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孔氏曰既澤向未澤而今始爲澤既豬向已爲豬今復舊也

灘沮會同

水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沮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周氏曰會同朝宗皆諸侯天子之禮而以爲喻王氏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水退可以蠶桑也地高曰邱兗地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兗貢絲織尤宜于此故特

言之○王氏曰農桑衣食之本故也卽此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繇茂條長也

陳氏曰兗徐揚居河沛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旣平則爲沃衍于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沛卽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

以薄賦爲正也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患雖平而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

王氏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牧而定其賦之高下○袁坤儀曰堯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非惟不可過卽減之亦非也若謂以薄賦爲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名也兗地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歲而豐儉可定始得其大

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幣帛之屬盛以篚篚而貢焉織文織而有文者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

呂氏曰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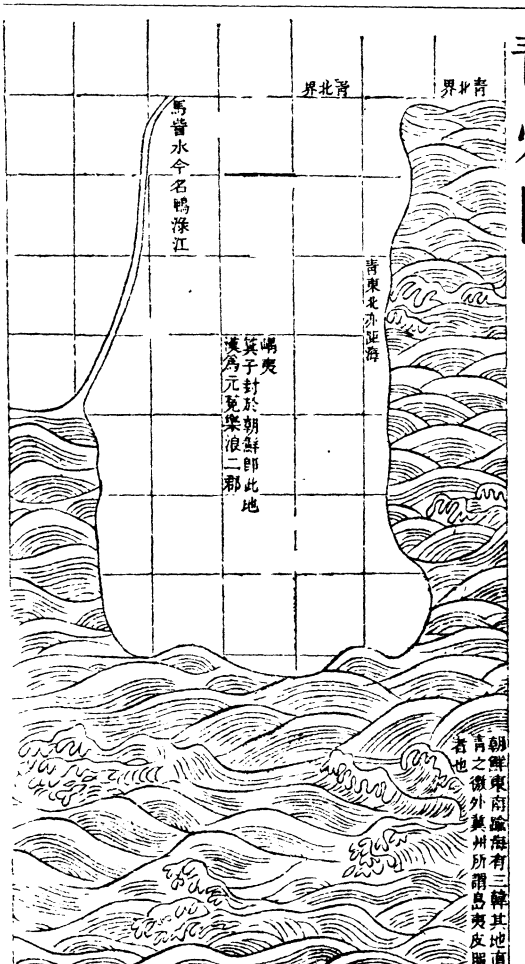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兗之貢賦或浮濟或浮漯以達于河也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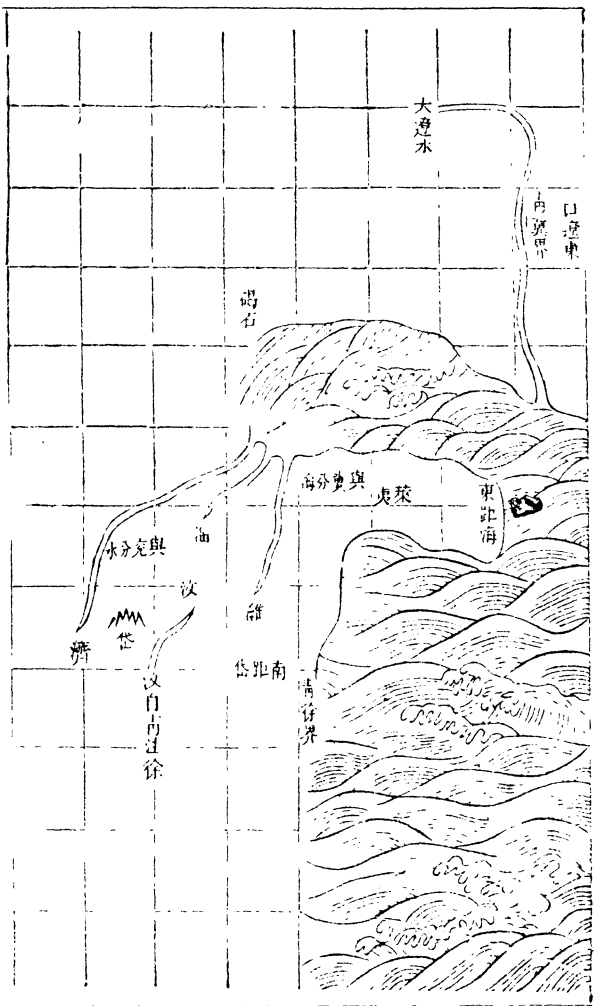
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

青州古爲齊卽今之山東濟南青州登萊州等處汝水今不入海我朝引入會通河以爲餉道萊州正海運所入之路今廢罷不行

青州圖

每方三百里


青北界
青北界
鴨淥江
青東北外距海
嶋夷
箕子封於朝鮮卽此地
漢爲元菟樂浪二郡
朝鮮東南瀕海有三韓其地直
青之徼外冀州所謂島夷皮服
者也


大遼水
碣石
東北海
東北海
南北徐
濟
汶
汶自南北徐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

熊氏曰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

嵎夷既略

略經略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水出琅琊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入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

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可煮爲鹽者也

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異石也須以爲器用之飾者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浮于汶達于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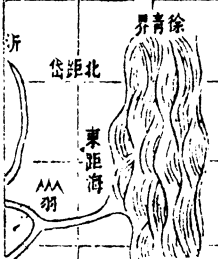
汶水出原山西南入濟蓋淄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與河不通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于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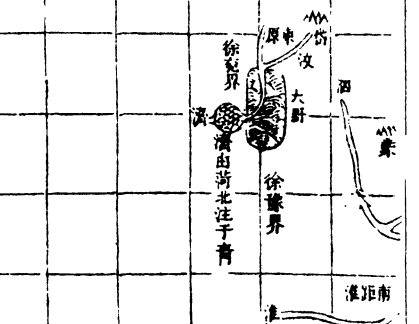
此云淄水東北入海則前註東北入濟誤矣當從入海爲是若云入濟則淄亦可浮矣○按汶水自古東北入海元人始以智力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名會通河然河渠淺澀舟不能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及永樂北徙亦常行之九年用潘叔正言舊會

通河可復乃命宋禮等往治老人白瑛獻計築埧于汶上之戴村遏汶而合東流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北達于漳水南達于淮河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迨今挑淺築堤歲無甯日每轉運遲滯上下憂危嗚呼可無長策哉

徐州古爲魯爲彭城卽今之徐州豐沛隸南直南北
咽喉亦有呂梁山呂梁江非冀州呂梁

徐州圖 每方三百里




岱
汶
大野
中原
徐豫界
濟
濟由荷北注于青
徐豫界
泗
淮
南距淮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林氏曰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南一形勝也徐即魯境也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則禮樂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驁悍自負劉項起于豐沛朱全忠以碭山人淮夷徐戎者皆

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愼也

淮沂其乂

淮水出胎簪山東入于海沂水出艾山西南入于泗又治也

魯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又曰徐之川耳大于淮淮入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藝者言可種藝也

林氏曰淮沂乂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絕也水蓄而復流者曰豬

東原底平

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也

王氏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山之高者東原

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七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爲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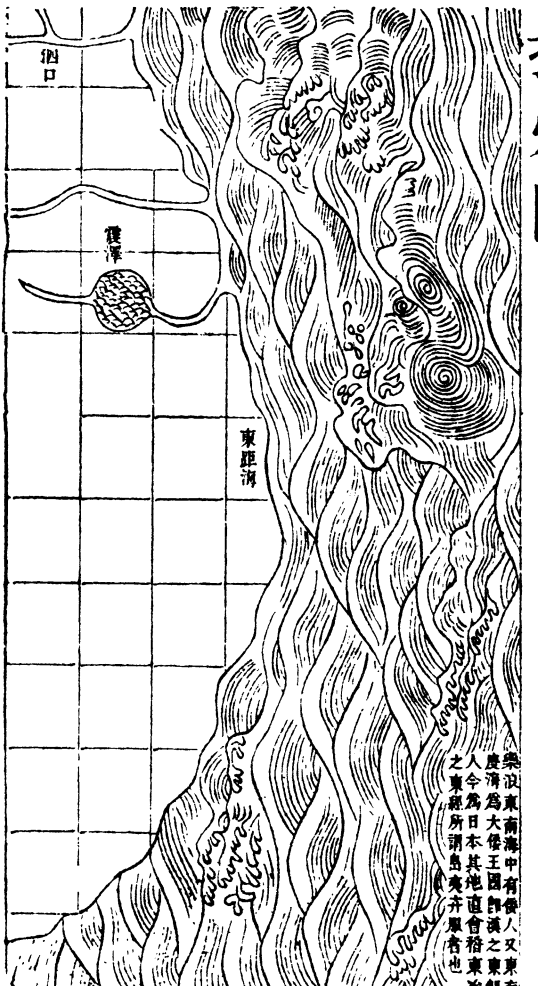
羽中旌旄者也嶧山名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名濱旁也浮磬石露水濱成磬而後貢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夏翟出于羽山孤桐生于嶧陽浮磬出于泗濱珠魚出于淮各有所產之地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元赤黑色幣可爲齊祭服及首服者織縞皆繒去凶即吉之服也

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以黃土將建諸侯鬱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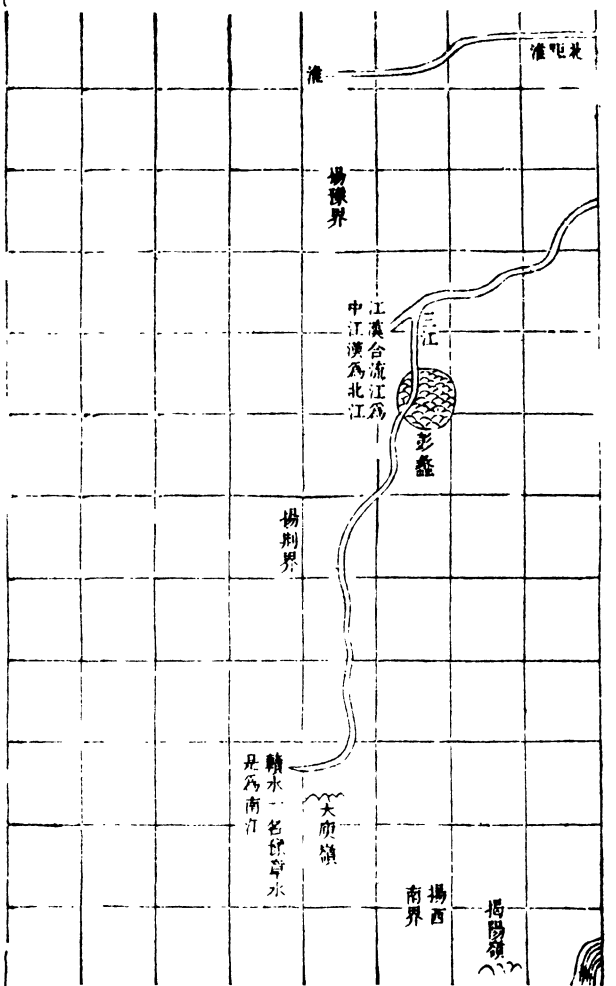
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
○建社土封者建社必封土爲壇以此土封之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遡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
或由濉以達河濉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
達河濟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

揚州古爲吳越今之南京應天兩淮江浙等處古江淮不通今一自儀眞至揚子橋一自瓜州至揚子橋二河合而北行自高郵寶應至淸江浦入淮爲今糧道咽喉重地其江以南濱海爲廣東福建

揚州圖 每方三百里



梁沒東南海中有倭人又東南度海爲大倭王國自漢之東尊人今爲日本其地直會稽東冶之東縣所謂鳥夷卉服者也


淮
揚豫界
江漢合流江爲中江漢爲北江
三江
彭蠡
揚荆界
贛水一名貢水北爲南江
大庾嶺
揚西南界
揭陽嶺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至于海

熊氏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于西北澤必匯于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南至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荆州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柏荆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湘之界其地淮乃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于江南者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亦自保僅可以偏霸欲以規恢中

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金陵東連三吳南引荆汝大江還遶淮淝內固雖六朝僅有偏安至太祖則奮身混一建瓴然不拔之基而謂江東之地便于守不便于攻豈通論哉故今雖雄據北平而南北並重咽喉常通則根本之慮誠深矣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之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袁坤儀曰彭蠡謂在彭澤是也謂卽鄱陽湖非也鄱

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閒其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而至彭澤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言澤水既豬而禽鳥亦得其居止也

日陽也孔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隨陽之鳥

三江既入

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既入者入于海也

袁坤儀謂三江當以經文爲據漢自北入則曰北江彭蠡自南入則爲南江而岷江卽爲中江蓋岷江雖在梁漢江雖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往時江水直注太湖故序震澤底定于三江旣入之下自東湖築而江始不入太湖矣按袁坤儀之說本于蘇氏而蔡註非之陳氏曰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滎澤後堙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非有三江而後合爲一乎酈氏謂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若合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

異以爲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矣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爾雅謂之具區周職方曰揚州藪曰具區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

袁坤儀曰他州記草木而已此州又記篠簜既敷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箭竹焉是揚州之竹尤美故別言之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

材中于矢之笴箘之材中于樂之管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海島之夷卉葛越之屬織貝錦名包果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葛越草布也袁坤儀謂木緜自宋始入中國蔡註引之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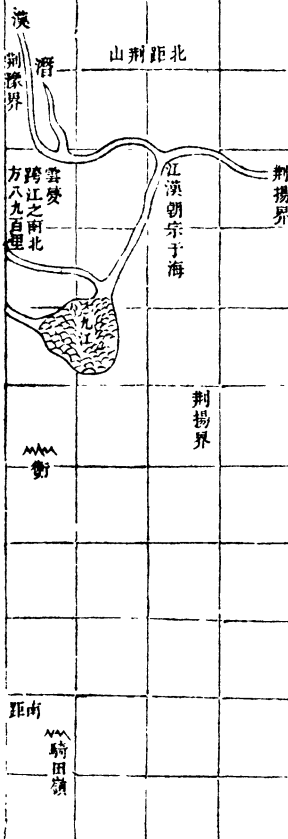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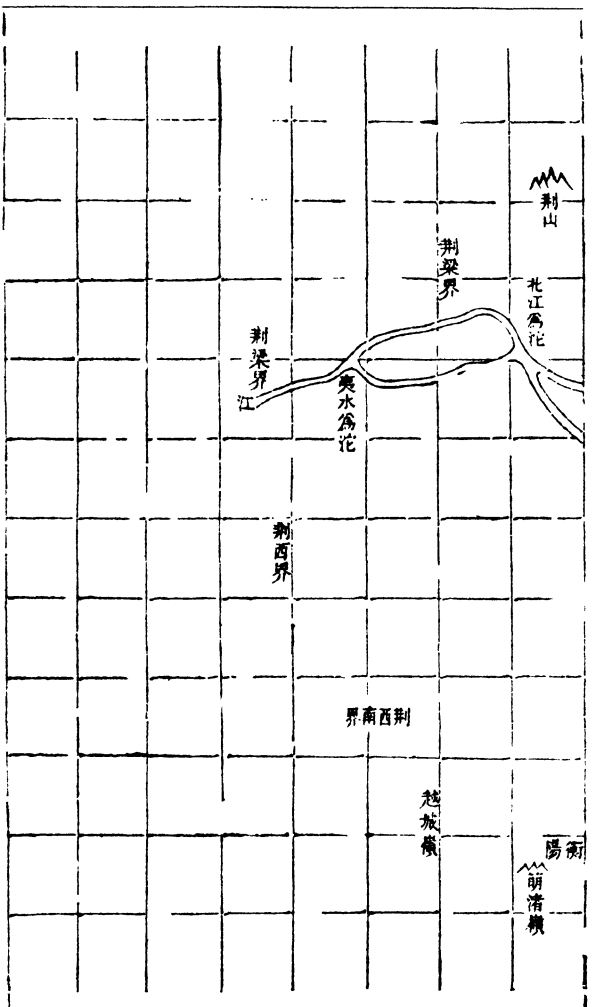
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陳氏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嘗其險也

荆州古爲楚卽今之湖廣荆襄等處其荆梁之界則爲貴州其衡山之南則爲廣西

荆州圖

每方三百里




荊山
荊梁界
北江爲沱
荊梁界江
東水爲沱
荊西界
荊南西界
越城嶺
衡陽
萌渚嶺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以衡陽言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又包其南也

曾氏曰有兩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熊氏曰荆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即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揚州之境自兩浙爲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于江南者當以南陽爲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

吳西通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爲用武之國英雄之所必爭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後可以有爲此又有國者所當知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出于梁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江漢之所經也孔甚殷正也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此荆州江漢之別流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周官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杶栝柏三木名礪砥皆磨石砥細而礪粗也砮石砮中矢鏃之用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也三邦地名底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也匭匣也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

示敬也元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常貢若偶得之則納錫于上也

縮酒以茅縮去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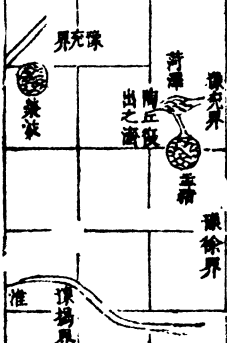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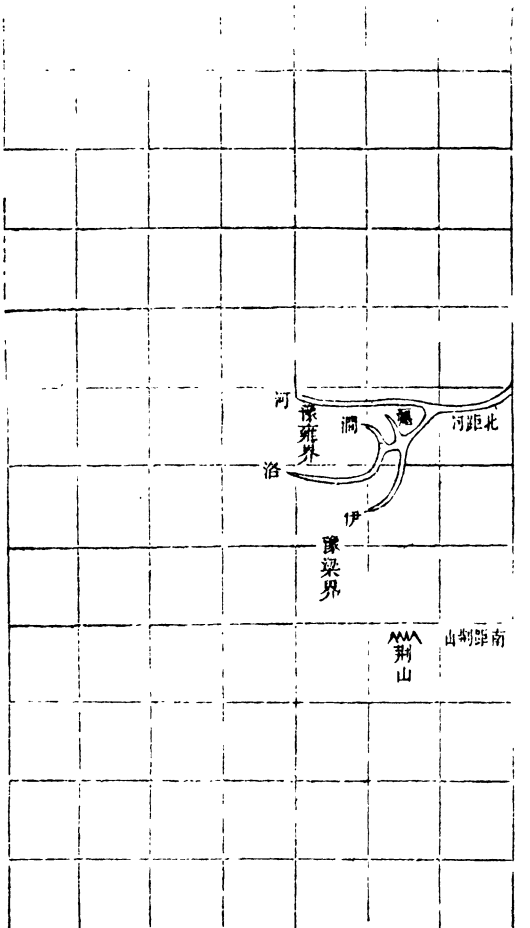
江沱潛漢者或由江沱或由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南河自冀州言

豫州古爲鄭衛東周大梁今之河南洛陽開封等處

豫州圖

每方三百里




河
豫雍界
洛
澗
瀍
北距河
伊
豫梁界
南距荆山
荆山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于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亳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是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虢郟鄭汝光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瀍水出替亭北澗水

出白石山伊濛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也

滎波既豬

水自濟溢爲滎自洛出爲波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濟水所經孟豬澤也菏澤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菏澤在定陶孟豬在睢陽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元而疏者謂之壚高地則壤下地則壚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纖繒也纊細緜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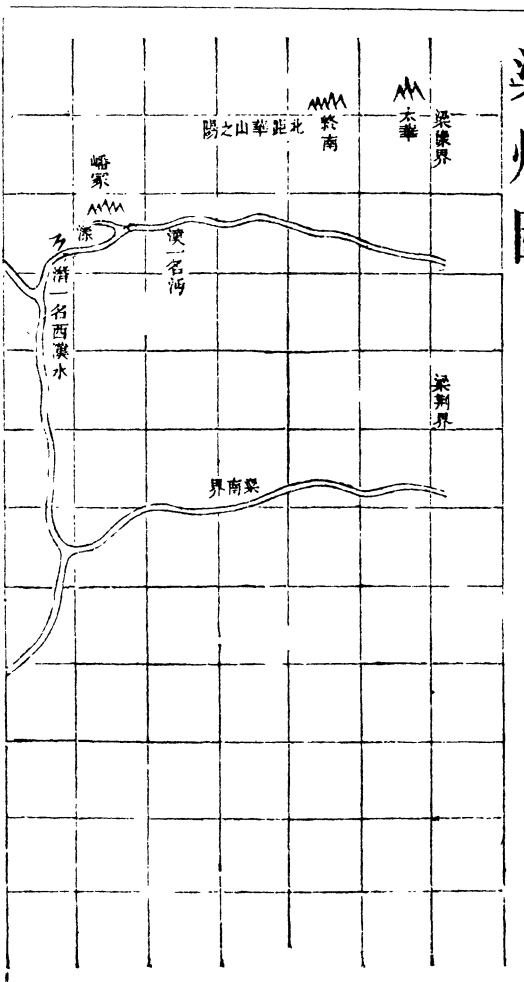
浮于洛達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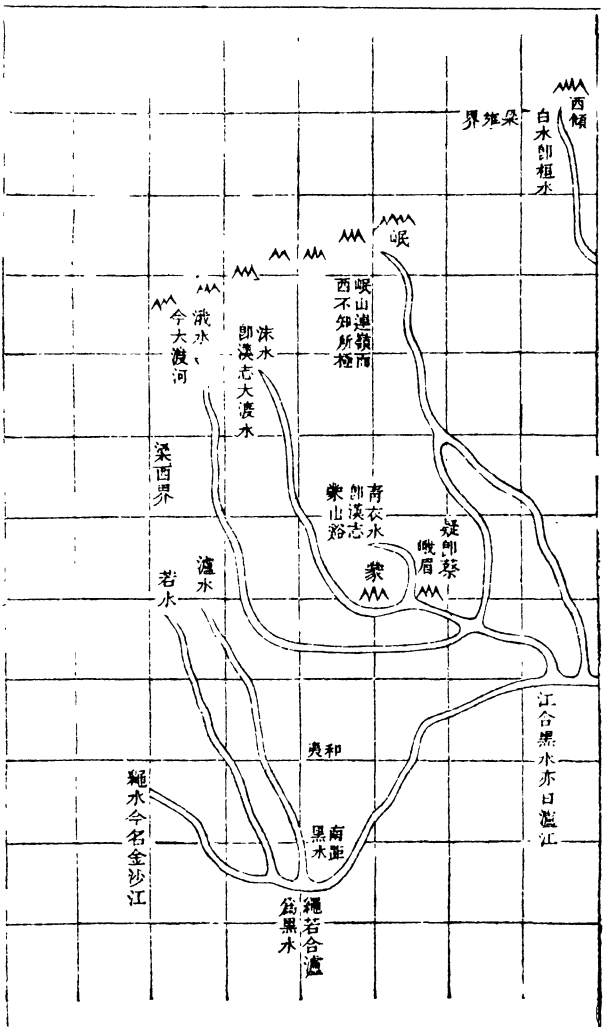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于河也

梁州古爲西蜀益都今之四川成都等處其西南裔壤爲今之雲南

梁州圖

每方三百里




西傾
朵甘界
白水即桓水
岷
岷山導嶓西不即所極
嶓冢
漾水今大漢河
沫水即漢志大渡水
梁西界
青衣水即漢志蒙山路
蒙
峨眉
延即蔡
濾水
若水
江合黑水亦曰濾江
和夷
南距黑水
繩水今名金沙江
繩若合濾爲黑水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熊氏曰梁州卽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不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脊世治則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選牧守最難其人不可不重愼也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山漾水所出川原既滌水亦不滯而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蔡山在嚴道蒙山在青衣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

水經其聞者此只指蒙山耳陳氏曰古人舉事必祭禹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

熊氏曰和夷二水名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亦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如覃懷至衡漳亦謂水邊地耳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馬融王肅云黎小疏也金氏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當時必有條目詳

具今不存矣書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織皮者梁土多山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

袁坤儀曰按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皆美玉之別名孔傳亦云璆玉名蔡註獨釋璆爲玉磬不知何據砮貢于荆又貢于梁者重戎事也徐貢浮磬梁

貢磬者樂器磬最重也難得其和也厲當作纁厲魚網也梁之利尤在于鐵梁之銀獨美于他州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漢與潛通故浮于潛潛與沔不通又自西漢溯流而屆于嶓冢界阻漾支津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絕河而渡曰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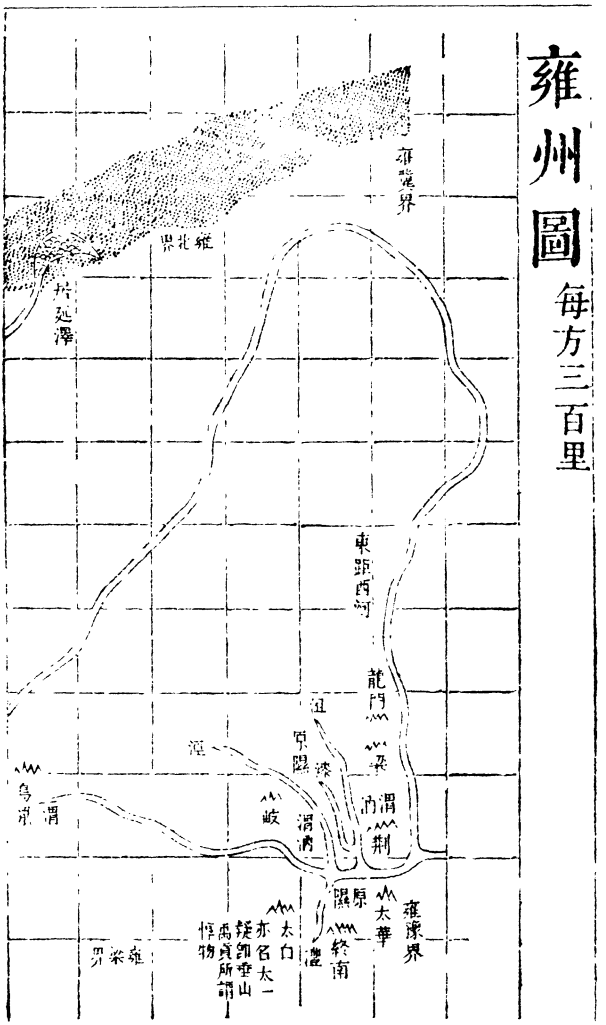
葉氏曰西傾疑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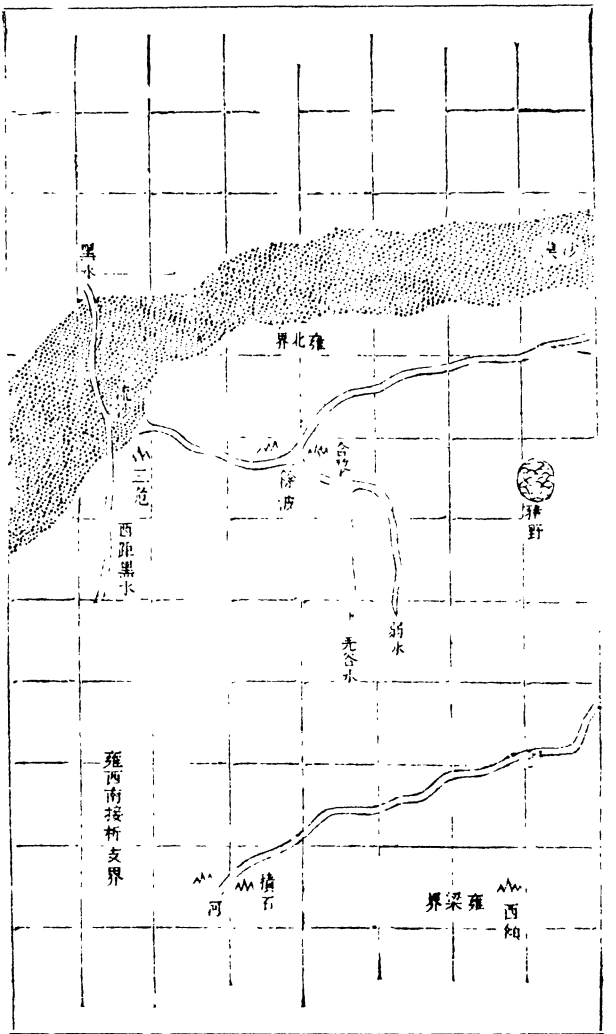
傾因桓是來相屬蓋以織皮而來貢者乃西傾之戎也

雍州古爲周秦關隴卽今之陝西長安等處其延綏
甯夏甘肅皆爲重邊榆林之地河套沃壤千里

雍州圖

每方三百里


雍兗界
雍北界
拘延澤
東距西河
龍門
梁山
涇
渭
漆
沮
涇陽
渭
鳥鼠
岐
渭汭
漆沮
荊山
雍豫界
太華
原隰
終南
惇物
太白
亦名太一
雍梁界
雍
梁
界


黑水
雍北界
三危
西距黑水
洛水
合黎
流沙
弱水
羌谷水
雍西南接析支界
河
積石
雍梁界
西傾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焉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控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可

以爲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塞地乃可爾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導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岍頭山東南入渭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東入涇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

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自同官沮水自宜居二水相敵故竝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

蘇氏曰從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東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蘇氏曰澧水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不言治者蒙上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豬野澤名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山名即嶓冢三苗之地三苗之亂在洪水未平及

是三危既已可居于是大有功叙

蘇氏曰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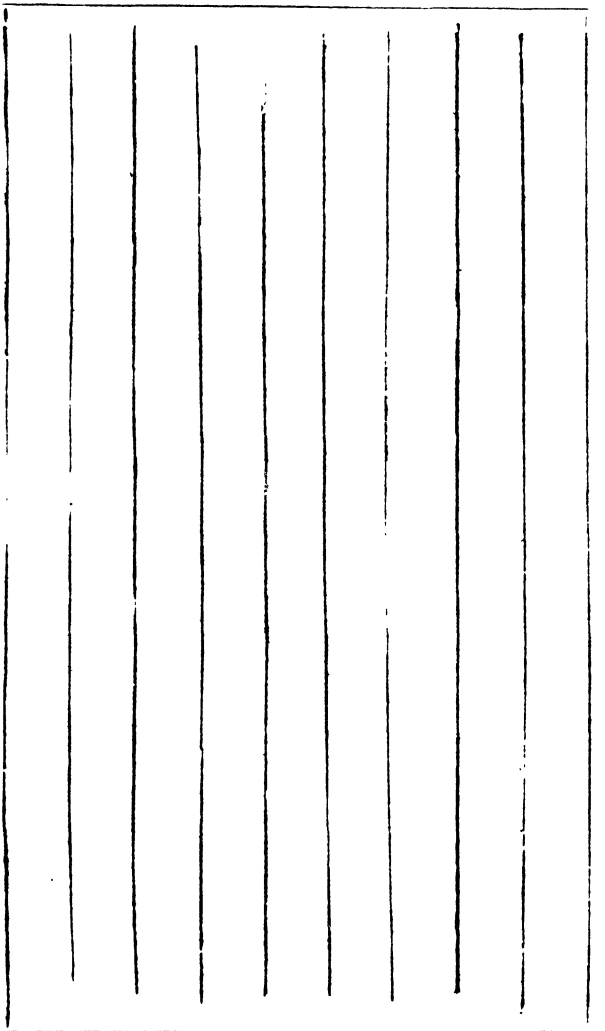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

今南海有青琅玕謂珊瑚屬本草云卽玻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在羌中龍門山在夏陽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
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
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敘
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枝在河關渠搜近朔方
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
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旣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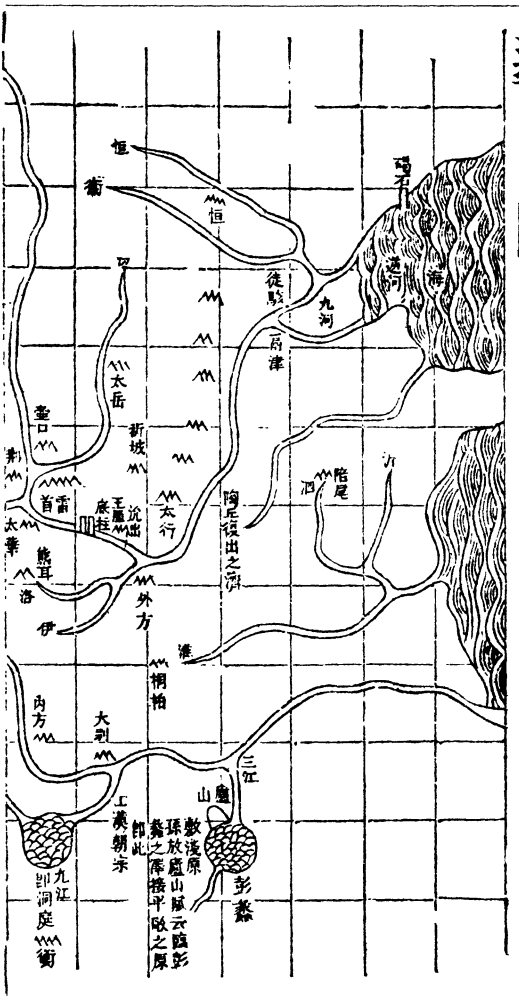
附于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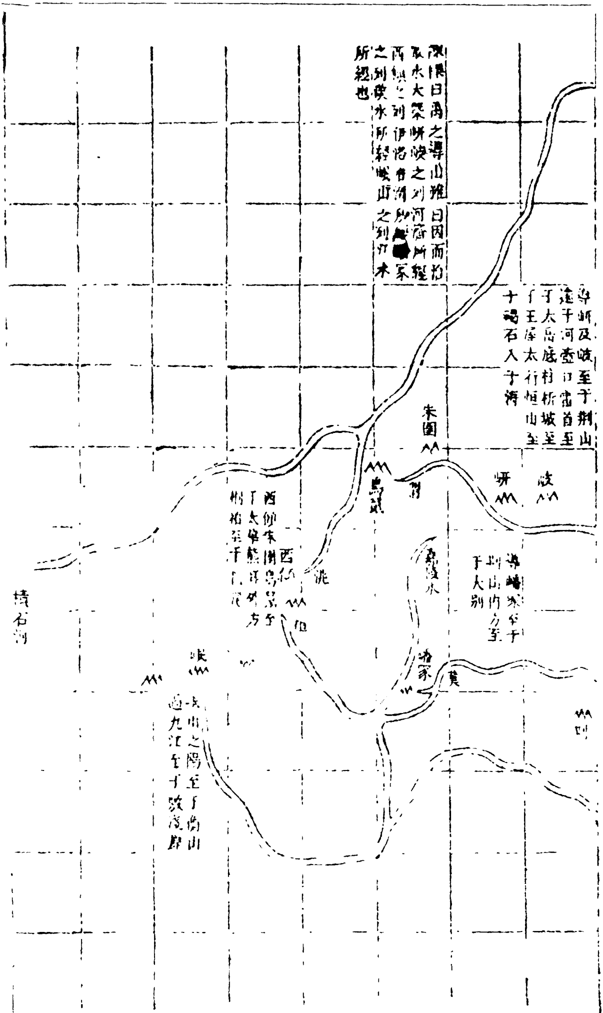
崑崙乃崑崙山旁諸國也



導山圖

每方四百里


碣石
海
逆河
恒
衡
恒
衛
九河
徒駭
太岳
覃口
析城
沇出
王屋
底柱
太行
雷
首
熊耳
外方
伊
洛
陪尾
陶丘
菏
淮
桐柏
內方
大別
三江
廬山
敷淺原
孫放廬山賦云臨彭蠡之庳接平敞之原
即此
江漢朝宗
九江
即洞庭
衡
彭蠡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底柱析城至
于王屋太行恒山至
于碣石入于海
朱圉
鳥鼠
岍
岐
西傾
洮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
積石河
岷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雷首以至碣石皆冀州山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河濟之所經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内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

小水然還是相視源委脈絡爲是若下流未疏上流將導之使何處去○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鎭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

豫州山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岷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伊洛淮渭之所經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山也荆山南條荆山內方大別皆荆州山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漢水之所出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

岷山在梁州衡山九江敷淺源在荆州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至敷淺源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

湘水東北故必過九江不言導者蒙導嶓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自導岷以下四條曰至曰過皆指禹言衡山卽南嶽敷淺源卽廬山廬山雖高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雜居故有敷淺源之名○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原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岍岐一列河濟所經旣入海矣何爲下文導河

導沇二條文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比江海淮用功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源而已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意隨山者禹亦只是循行其緊關處相視一過將天下水脈大勢統會在胸中其餘皆令所在該司查報然後便宜分遣各處濬治若必一一禹身自親歷山必臨巔水必窮源雖八年奈之何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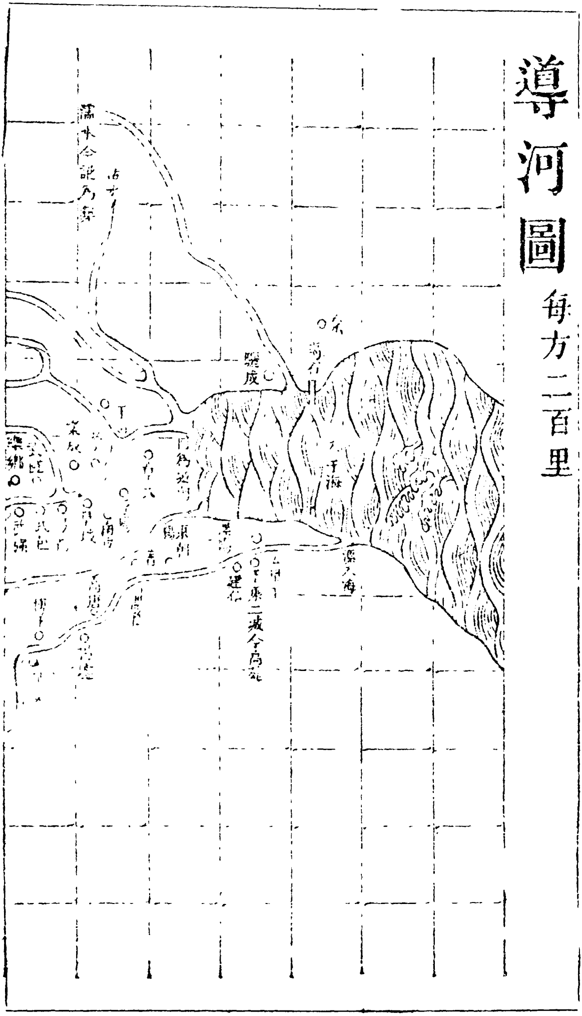
此下濟川也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上下故曰流沙其正派至于合黎其餘波入流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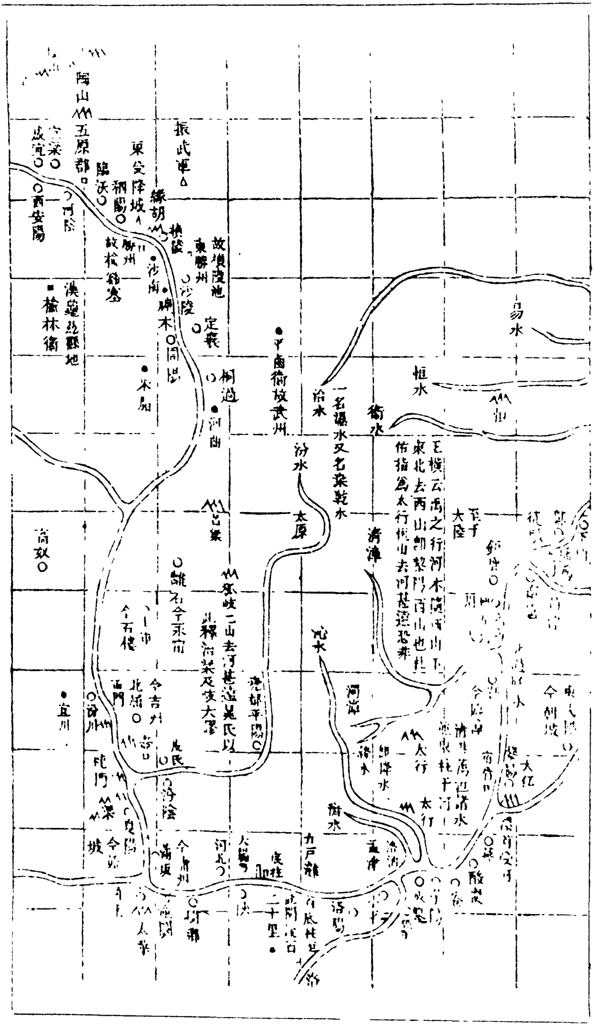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關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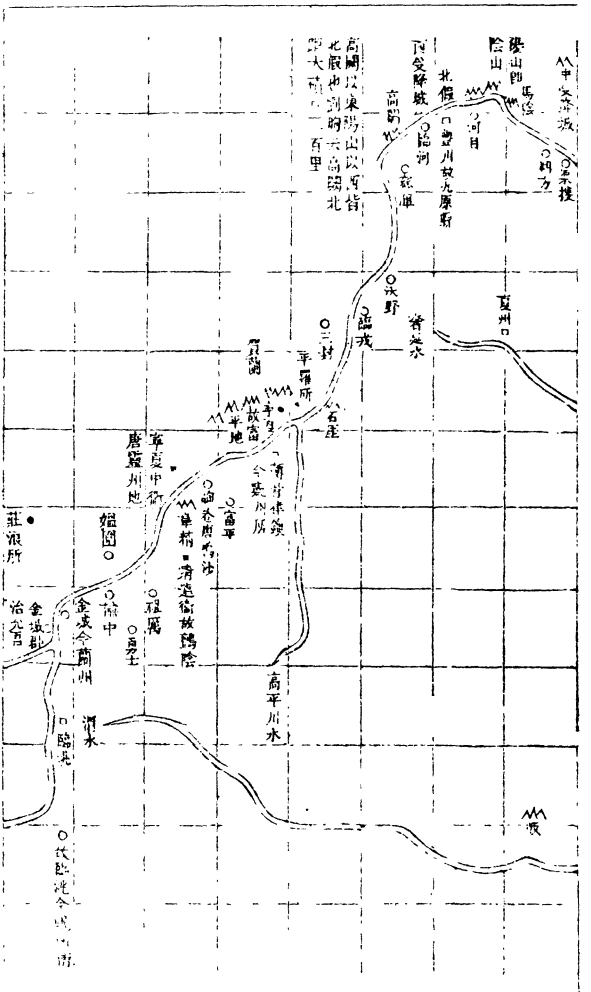
按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黑水卽盧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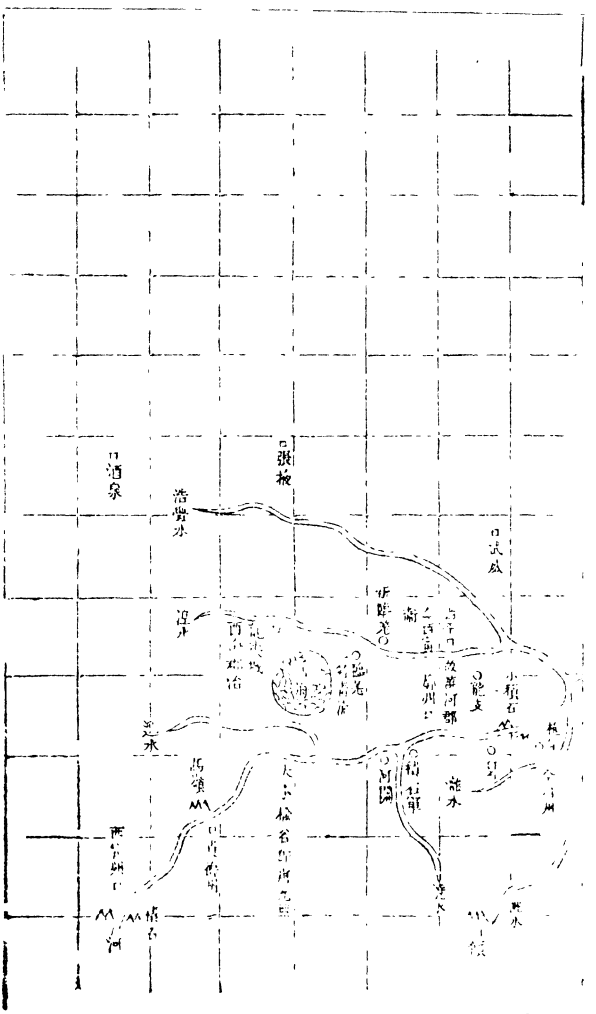
導河圖 每方二百里





陶山
五原郡
振武軍
東受降城
臨沃
勝州
沙南
榆林衛
定襄
嵐州
汾水
太原
沁水
易水
恒水
衛水
濟瀆
太行
孟津
洛陽
二十里


中条源
名援
陰山
河目
北假
豐川故九原縣
西受降城
高闕
臨河
高闕以東陽山以西皆北假也洞口云高闕北距大磧四百里
大野
臨戎
三封
平羅所
名産
故富貴縣
平地
清岩徐綫今婁川原
高平
單于臺
單于臺清遠縣故鴈門
唐靈州地
烟園
程鳳
五士
金城郡治允吾
金城今蘭州
臨洮
渭水
臨洮
氐道城今成州西南
夏州
省述水
高平川水
恨


張掖
酒泉
浩賢水
弱水
合黎
流沙
居延澤
西居延海
張掖河
黑水
小積石
龍門
河
渭水
涇水
洛水
北地
西河
上郡
北河
今河
黑水
弱水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一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遂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類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

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汶合濟至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汾而後趨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賈讓治河三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當國安民興利

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固堤增修堵薄勞費無已此最下策也○邱瓊山嘗論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南又謂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襄時河水又有所豬如鉅野梁山泊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以一淮受眾水之歸而無泄滴之滲漏矣欲其無潰難矣○按周用謂河之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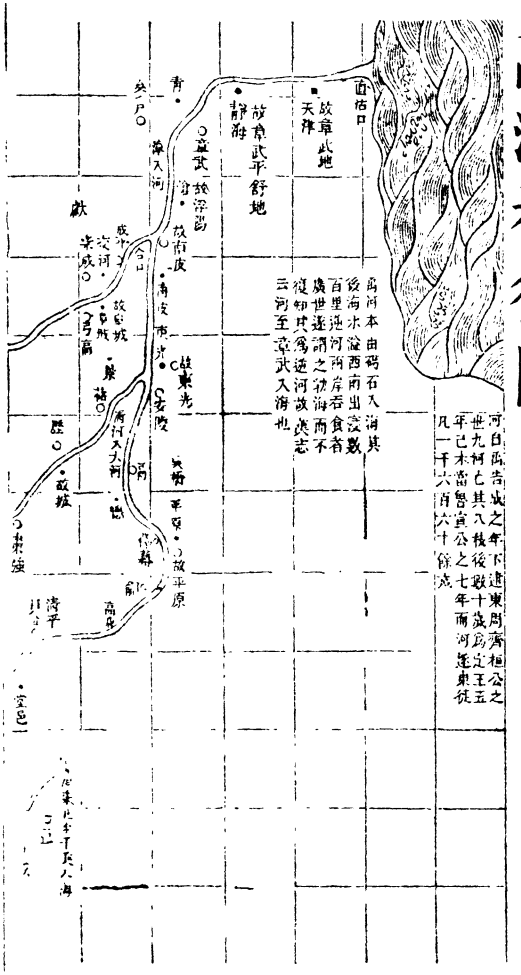
其流由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斯言誠爲確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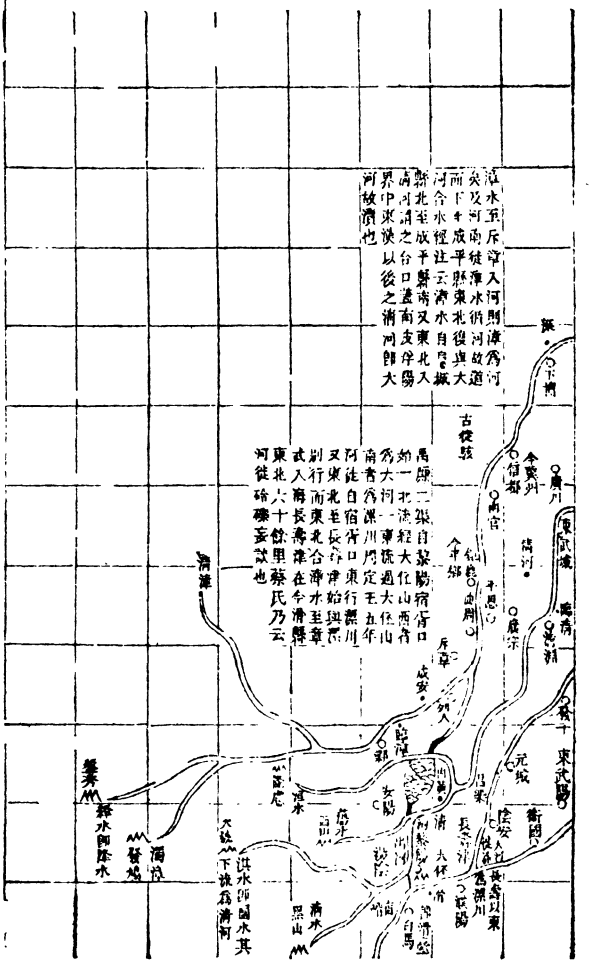
嶓冢漾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出嶓冢山至武都爲漢又東流至武當爲滄浪之水三澨水名在郢州匯迴也謂之爲者隨地得名非他水也

禹河初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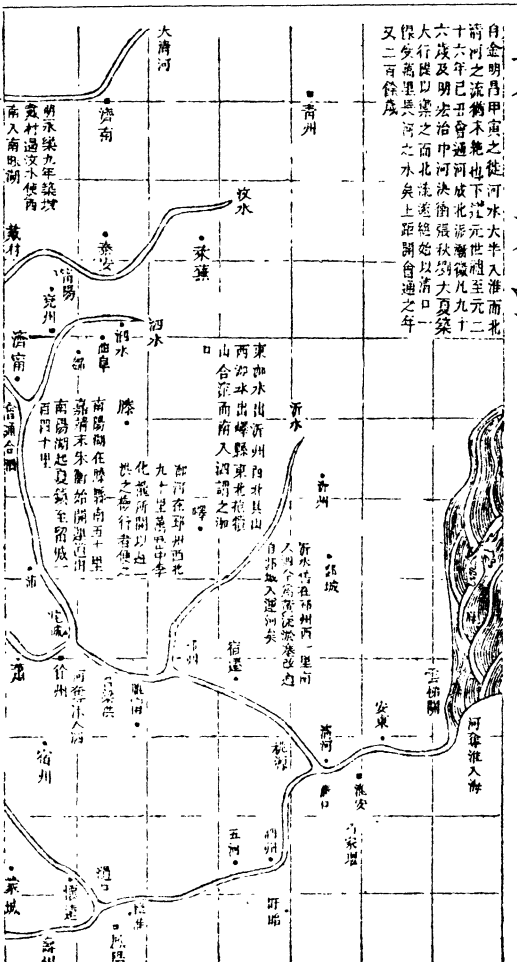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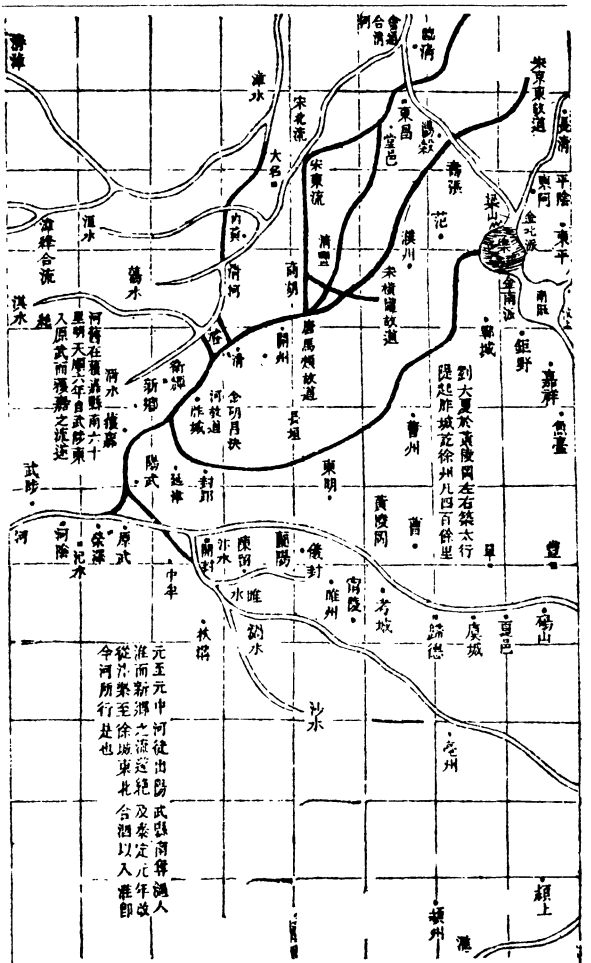

禹河本由碣石入海其後海水溢西南出汪洋數百里逐河而岸吞食者廣世遂謂之渤海而不復知其爲逆河故庾志三河至章武入海也
河自禹告成之年下遷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已其八載後數十歲爲定王五年已未高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故章武地
天津
故章武平舒地
靜海
青
章武
故浮渤
故南皮
南皮市
故東光
安陵
平原
故平原
獻
故樂成
樂成
故鄚城
鄚
故高陽
高陽
故饒安
饒安
故安次
安次
故文安
文安
故益昌
益昌
故益津
益津
故東平舒
東平舒
故平舒
平舒
故章武
章武
故東光
東光
故安陵
安陵
故平原
平原
故樂成
樂成
故鄚城
鄚
故高陽
高陽
故饒安
饒安
故安次
安次
故文安
文安
故益昌
益昌
故益津
益津
故東平舒
東平舒
故平舒
平舒
故章武
章武


漳水至斥章入河則漳爲河矣及河南徙漳水循河故道而下至成平縣東北復與大河合水經注云漳水自鄴縣北至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滹沱滹沱之合口遠南皮伴陽界中東漢以後之滹沱即大河故瀆也
禹貢二漯自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經大伾山西首爲大河一東流過大伾山南首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又東北至長壽津始與河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蔡氏乃云河徙礙壅誤也
古黃河
滹沱
漳水
洚水
洪水所鑿水其下流爲清河
大陸
鉅鹿
廣川
信都
南宮
武城
鬲津
清河
鄃
平原
成安
臨清
聊城
東武陽
茌平
博平
高唐
元城
館陶
魏
清
大伾山
黎陽
白馬
女陽
黑山

元明大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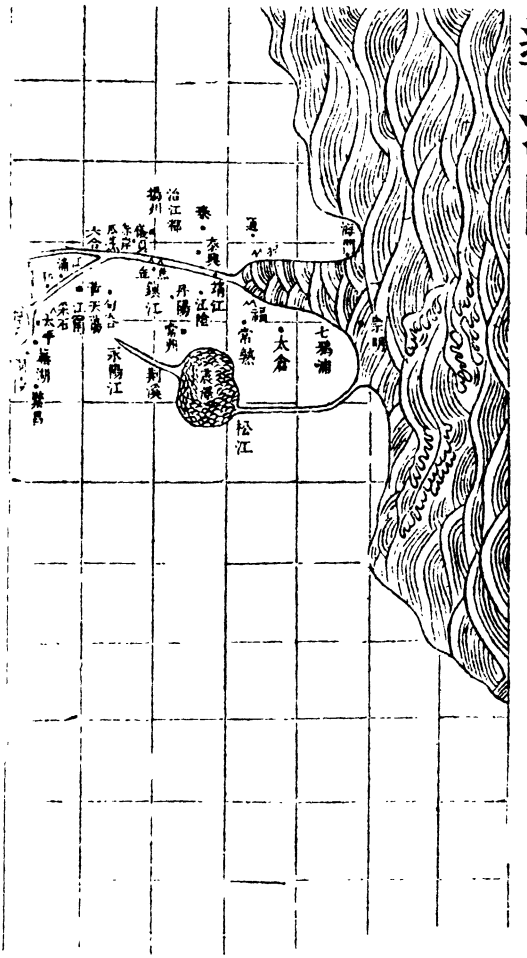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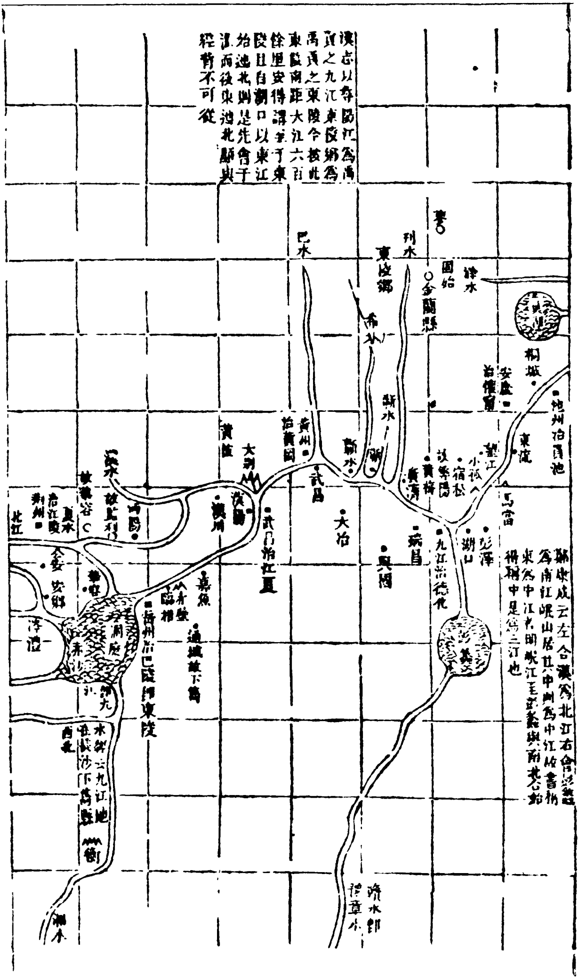

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
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迄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北派遂微凡九十六載及明宏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築大行堤以遏之而北流遂絕始以清口一隙受萬里黃河之水矣上距開會通之年又二百餘歲
大清河
濟南
青州
汶水
萊蕪
泰安
兗州
濟寧
泗水
東泗水出沂州西北山合流而南入泗謂之泗口
沂水
沂州
張城
沂水舊在邳州西一里南人湮塞今流從泰安改道自邳城入運河矣
滕
南陽湖在滕縣南五十里
嘉靖末朱衡始開湖道用
南陽湖起夏鎮至留城一百四十里
邳州在邳州西北九十里黃中李
化龍所開以避一
洪之險行者便之
宿遷
徐州
睢河
安東
清河
淮安
河東流入海
山陽
寶應
高郵
揚州
鎮江
儀徵
瓜洲
通州
海門
崇明
朝永樂九年築塘
截村通汶水使西
南入南旺湖
戴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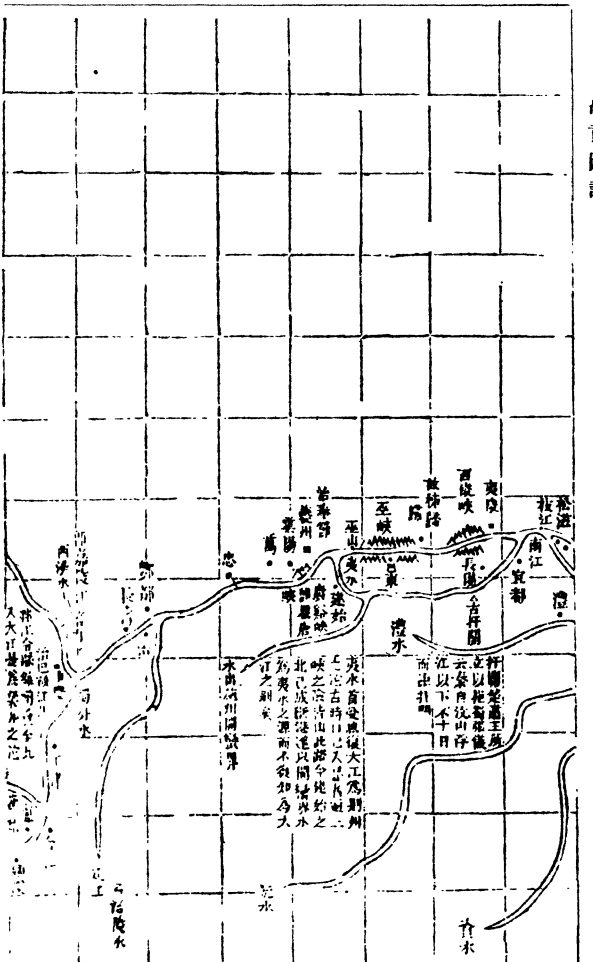

濟漳
漳水
滏陽河
衛水
大名
宋北流
宋東流
清河
清口
會通河
臨清
東昌
堂邑
鄒縣
泰安州
泰山
梁山泊
金口壩
南旺
東平
平陸
東阿
濟寧
嘉祥
鉅野
單城
金堤
汶水
濟水
滎澤合流
滎
河
溫縣
懷慶
河陽
孟津
新鄭
陽武
原武
滎澤
紀水
河陰
中牟
封丘
延津
開州
長垣
濮州
曹州
東明
菏澤
定陶
雍水
睢陽
睢州
睢水
虞城
夏邑
蕭縣
碭山
徐州
沛縣
邳州
銅山
淮
泗
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經封丘東
北合泗以入淮即今河所行是也
淮而新淤之流遂絕及泰定元年故
從北梁至徐城東北合泗以入淮即
今河所行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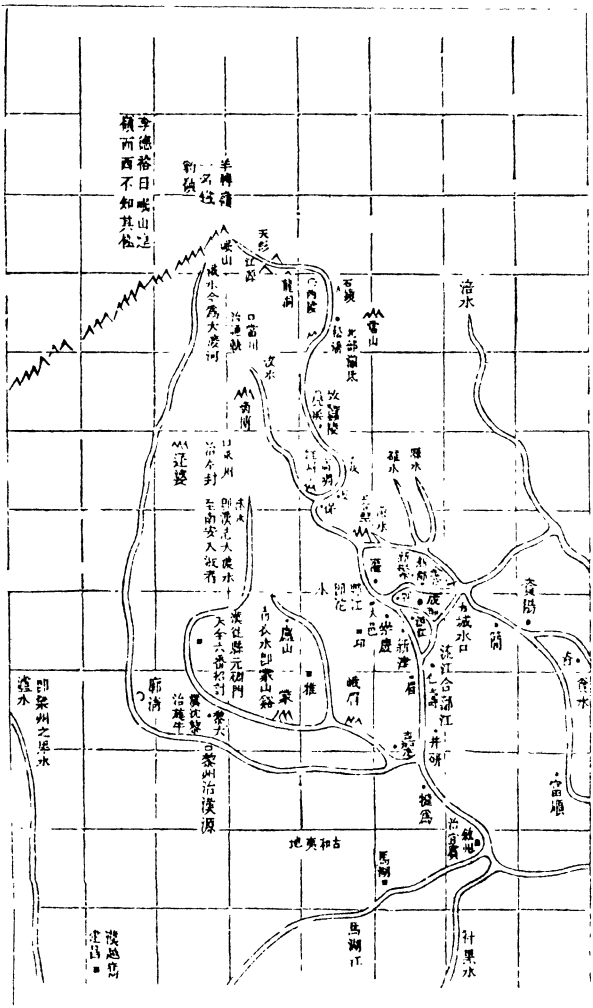
導江圖

每方二百里




漢志以尋陽江爲禹
貢之九江東陵鄉爲
禹貢之東陵今按此
東陵南距大江六百
餘里安得謂至于東
陵且自湖口以東江
始迤北則是先會于
匯而後東迤北耶與
經背不可從
鄭康成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
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
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
稱中是爲三江也
巴水
東陵鄉
圓治
舒水
桐城
安慶
蘄水
黃州
武昌
大冶
興國
九江
彭澤
湖口
彭蠡
望江
東流
馬當
池州
洞庭
赤沙
長沙
湘水
贛水
豫章


荊州
江陵
南江
夷陵
巫山
巫峽
秭歸
歸州
夔州
夔門
忠州
涪州
涪陵
涪水
沅水
資水
澧水
漢水
嶓冢山
西傾山
桓水
潛水
黑水
三危山
三苗
敷淺原
衡山
九江
彭蠡
東陵
西陵峽
荊門
虎牙
大別
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
岷山導江
東別為沱
北江
中江
入於海


李德裕曰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
岷山
洛水
廣都
成都
犍為
馬湖江
古和夷地
即梁州之黑水
馬湖
敘州
富順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于梁者也澧山澤之名東陵今岳州巴陵也

漢東匯澤爲彭蠡江之北會于匯朱蔡皆疑其有誤且江漢既合流之後不宜有北江中江之別○東爲中江正是全大江入海之路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濟水也始發源王屋山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爲濟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卽滎波之滎又東出于陶邱北陶邱地名又東至于菏菏卽菏澤汶北汶也又東北至靑州入海

袁坤儀云今之譚沇水者皆云發源爲沇一見也自沇而下又伏矣東流爲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爲滎一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東出陶邱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又東至于菏卽豫之菏澤又東北會于汶卽靑之浮于汶者此不但不得禹貢之意併蔡

傳之意而亦失之者也夫既曰浮于汶達于濟又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則自汶而濟自濟而河皆相通也明矣斷續若此何以言通舟哉傳之所謂既見而伏者就王屋崖下而言也由此歷虢公臺而西南入于河溢而爲滎河滿而濟溢也東出于陶邱北者即滎之濟東至濟之西而流出于陶邱之北也傳未嘗言伏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沂入于泗泗入

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冢嶺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河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謂之入大水合小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

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陂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袁坤儀云九川亦是九州之大川不曰疏流而曰滌源受眾水爲川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水之經者甚眾滌源正是濬畎澮距川也非滌其山源滌山源在九山刊旅內四海會同陳氏以謂總結四方之貢道達帝都者較見冠冕而結意亦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所生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也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出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陳氏曰上各州惟止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于雍故以此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見于梁雍故以此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

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壚之復其性而已也正庶土而愼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財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也錫土姓不重錫勳勞只重封建欲與諸侯共治以維治久安之意封建亦非創自禹平定之後或仍其舊

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是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自不違我之所行矣

曰台曰朕史臣之詞猶春秋指魯爲我也

五服圖

荒荒荒荒荒荒荒荒荒荒荒荒
荒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荒
荒要綏綏綏綏綏綏綏要荒
荒要綏侯侯侯侯侯綏要荒
荒要綏侯甸甸甸侯綏要荒
荒要綏侯甸侃侃侯綏要荒
荒要綏侯侯侯侯侯綏要荒
荒要綏綏綏綏綏綏綏要荒
荒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荒
荒荒荒荒荒荒荒荒荒荒荒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土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張氏曰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謂之服○陳氏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遏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輸納也將送也蓋三百里內既近王城不但自輸總銍秸而又爲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于帝都也謂之遞者三百里

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皆言納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則不復言納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也揆度也綏服介于內外之間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皆夷狄之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以其荒野故謂之荒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

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成上

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十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漢地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里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若周漢則盡其地

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浸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贊而告成功于舜水黑色故圭以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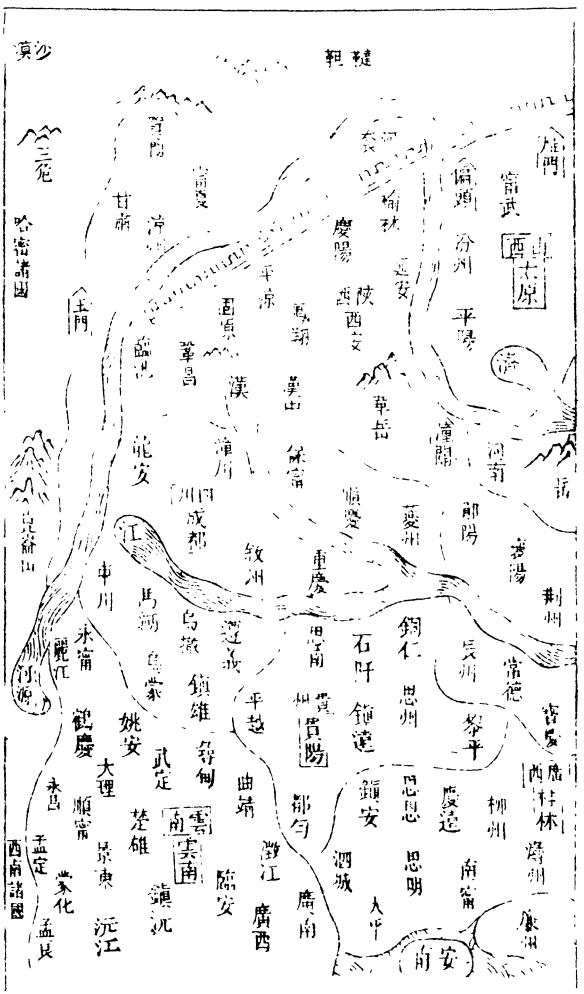
陳氏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于四海而

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及于四海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甸服而下則以弼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

得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學者其讀禹貢之書有是哉

明輿地圖
長白
大同
恒岳
潞安
創馬
宣府
真定
保定
北京順天
薊鎮
永平
遵東
海
登州
萊州
青州
山東濟南
太岳
河間
廣平
順德
大名
東昌
兗州
懷慶
衛輝
彰德
河南開封
汝甯
南陽
汝寧
黃州
鳳陽
滁州
安慶
南京應天
淮安
揚州
常州
鎮江
蘇州
松江
太湖
池州
太平
甯國
徽州
九江
都陽湖
饒州
南泉
廣信
嚴州
金華
衛州
湖州
浙江杭州
嘉興
紹興
寧波
台州
温州
處州
日本
武昌
長沙
岳州
洞庭
衡岳
衡州
永州
梧州
南昌
瑞州
袁州
吉安
臨江
南安
撫州
贛州
南雄
韶州
廣東
肇慶
高州
雷州
瓊州
建昌
邵武
汀州
建甯
延平
建福州
泉州
漳州
興化
潮州
琉球


沙漠
韃靼
喀爾喀
三音諾顏
土門
西土爾扈特
哈密
吐魯番
烏魯木齊
庫車
阿克蘇
和闐
葉爾羌
喀什噶爾
巴達克山
布魯特
安集延
浩罕
西藏
拉薩
後藏
前藏
青海
甘肅
寧夏
西寧
蘭州
平涼
固原
鞏昌
漢中
秦嶺
華山
保寧
順慶
重慶
成都
川
龍安
敘州
遼永
馬湖
烏撒
鎮雄
普洱
元江
楚雄
鎮沅
姚安
大理
景東
永昌
孟定
西南諸國
騰沖
永寧
木邦
猛密
孟艮
茂隆
鶴慶
順寧
雲南
南寧
廣西
廣東
沅江
臨安
曲靖
平越
貴陽
都勻
鎮遠
思南
思州
銅仁
石阡
鎮遠
黎平
長沙
常德
荊州
襄陽
鄖陽
河南
潼關
華岳
延安
陝西
慶陽
涇州
平涼
榆林
寧武
西大原
雁門
關

輿圖論略

黃帝經理天下立爲萬國帝嚳創制九州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唐堯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置五服舜卽位分爲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周初尙千八百國分爲九畿春秋兼幷見于經傳者百七十國焉戰國時惟存七國秦制天下爲七十郡都關中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南皆臨大海漢興加置郡國爲十三州部亦都關中光武併省

郡國其後亦爲十三州部都河內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隆門與前漢同三國分峙晉武平定天下分爲十九州都洛陽永嘉東渡境宇殊狹六朝偏安江左皆都金陵卽今之南京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居者此也隋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移洛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五十里唐都長安分爲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宋分天下爲十五路又增爲十八路因五代之舊都汴梁東南皆暨于海西盡巴蜀北際中山靖康後定鼎錢塘疆

境日促矣元并天下定都于燕卽今北京所謂天府百二之國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此也我太祖始都金陵成祖遷都北平竝建兩京分天下爲十三道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縈各萬餘里固億萬世無疆之業也大抵天下形勢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能控禦西北非勝地也朱晦翁謂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大河遶其南華山還其右前則三峯重圍鸞鳳峙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

浸乾坤正統[四]。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日都之誠是也所可議者大甯都司內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外棄而守望費勞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易逼東勝發而三關之設備愈嚴河套住牧而湖方之形勢已虧藩垣既撤蛇虺窺其戶庭豈非往事之可憾今日防禦之亟講者乎

河漕論略

河源出吐番朶甘思有泉百泒若天之列星然曰星宿海自此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自禹之導河後無河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歷漢唐宋元徙非一處寖南以入淮而我朝受患尤劇蓋前代河患不過破民廬舍治之尚易今爲輓輸要津百萬仰哺又其溢則齒前陵泂則妨運誠爲掣肘近河全入于淮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淸河口入一自甯陵南入渦至懷遠入一自儀封北折出徐州小

浮橋入夫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資洸汶沂泗諸水足以濟之自黃河決入運河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輒水衝沙淤是河病而運亦病治運難而治河益難矣議者謂治河當熟察利害知其勢和因而本末不相涉使陵自爲陵運自爲運則河不言治而自治信然矣其他議疏議濬議塞總不出賈魯三法糜費不貲從未覩有享數千年之利者何也或有謂水力難與之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利導之力寡而利永者然與議治運者主河運則絀海道謂風檣浪櫂

漂溺叵測不可也主海運則絀河道謂捶築搬剝歲費億萬不可也主調停則謂漕河便矣倘潢池有警咽喉爲梗之當慮海運當矣倘溟渤揚氛烟波阻絕之當慮是宜海漕竝治萬一可以此塞彼通也或者又謂禹之治河九河以分其勢溝洫以蓄其暴故河得安流而長久今故道失溝洫壞又河勢七八千里建瓴而下挾六七月淫潦與汾沁伊洛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州數郡委之而盡匯于淮其任性猛悍震蕩故其所也然則溝洫可復乎東方之地可委之乎又其屯鹽之政可

修乎屯政修則邊軍無不授耕鹽政修則商引多納本色東南可省飛輓之勞九邊可免脫巾之憂治河治漕雖我爲政顧言之于今日詎不與醫緩同嗤矣治病者第明其標不明其本亦安見其能生哉

林子導河迂譚

林子曰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耳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由癰疽內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若在剝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于東未已而復潰于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淤癰疽之內作者也黃河之外衝癰疽之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

不謂癰疽內作而剝皮肉于其外乎或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已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故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甯乎地既位而甯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禹貢圖註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艾南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七四